

冬日絮語

(一) 眼睛是綠的

清晨，露珠還垂著，一推開門，冷風倏地灌入衣領，我打了個寒顫。仍鼓起勇氣，揹起最愛的後背包，向那蔥鬱的山林前行。

「叮鈴鈴鈴——」清脆的鈴聲穿雜在腳踏車駛過的呼嚕聲中，光點掉落在地面與行人的面龐，夾道綠樹仍扶疏，風輕輕吻過，羞地笑出了一聲聲沙沙。自行車漆黑的踏板，或輕或重，或急或緩，讓雙足領著我飛翔，抖落一身寒氣。

我喜歡這樣的感覺，一個人靜靜品嚐悠閒。偶爾，花絮柔柔飄過耳畔，彷彿能聽見它盈盈笑語——或者那是枝椏上麻雀的啁啾。

身子熱了，鼻尖還是冷的——眼睛是綠的，心是靜靜的歡喜。

直至慵懶的橙光淺淺，替每一片翠葉鍍上金邊，自空氣中送來溫熱的飛吻；直至銀白色光雨灑落，散在城市所有角落，夜滿意地彎起了嘴角，張嘴一笑，那口潔白的牙就這麼掛了一個晚上。

(二) 地瓜湯

熱氣和著薑香在鍋上翻騰，雲一般的舒展著。我迫不及待舀起一塊金黃送入口中，頓時，地瓜新鮮的甜味在口腔恣意綻放。這是最喜歡的一——阿嬤地瓜湯。

阿嬤煮的地瓜湯，薑的味道總是更濃郁一些，但卻不會搶了地瓜的甜味，兩者達到一個完美的平衡，這也是我著迷於它的原因之一。

但更大的原因是因為——裡面有阿嬤滿滿的愛。

在冷得發抖的冬日下午，阿嬤總會提著一大袋地瓜回家，為縮成一團的我們煮一鍋熱呼呼的地瓜湯，溫熱的甜味從舌尖擴散，最後滑過喉嚨，進入胃裡，讓我的身體一下就暖和起來，也讓每一個人都在裊裊白煙中笑開了懷。

後來，我離開了家裡，在一樣冷冽的冬日，一樣地瑟縮在被窩裡，牙齒一樣地打顫，但我沒有聞到記憶中一樣的薑香，沒有嚐到一樣的地瓜甜，即使走到外頭買了一碗地瓜湯，卻不是那個味道了。

在我心中，這個冬天是沒有味道的。我只能沉浸在回憶中，回想那一碗碗香

甜的湯，就這樣度過這漫長的冬天。

（三）情書

綠色的身影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將袋子內一封封感情投入鐵製的箱中。

「哩欸ㄉㄨㄟ來啊啦。（台語：妳的信來了。）」母親的一聲叫喊衝破天花板，直直撞入她耳內，她三步併作兩步，興奮地下樓接過了信封，迫不及待拆開後，映入眼瞳的是一行行略顯潦草卻不失整齊的字體，她眯起眼，笑得像是要開成一朵花，將信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好久好久，才小心翼翼地收入抽屜裡——裡頭還有好幾封不同的信。

坐在書桌前，她是開心的，相較於日復一日枯燥的讀書，也許供她寫一封甜得蛀牙的情書才是這張書桌真正的用途。

她一筆一畫地讓黑色的墨水在信紙上緩慢舞蹈，每一滴留下足跡的黑墨，都寄託著比海還深的愛意。將信紙摺齊，拿出珍藏的信封裝好，再貼上最喜愛的那張郵票，將一封比雲絲還要綿長的思念投入圓筒信箱。一整天，連烏雲都開心得哭了。

很快地，二十多年過去了。拉開佈滿灰塵的抽屜，一封封泛黃的信記載著當年甜蜜的回憶，一旁袋子裡，裝著二十幾隻娃娃，每一隻都是他們相愛的證明，她將它們整理、收好，歲月吻過的臉上仍有淡淡的笑意，不似當年情竇初開的少女滿臉紅暈，微微上揚的嘴角藏著一點幸福，這些年，即使平淡卻也牢牢刻在她心裡。

如今，他們已經不再寫信。「噯噯噯」按下傳送，聊天室內是日常簡單的問候與閒聊，他們之間少了當年黏膩的對話，多了的是生活中的瑣事分享。平平淡淡，沒有不好，但面對冰冷的螢幕、整齊劃一的字體，她有時總會懷念，那時一封封溫暖的手寫文字，也許不甚端正，卻是如冬日火炭那樣讓人感動。

這是我的父親母親的愛情，從一行行有溫度的字句寫出我們暖暖的故事。

（四）月亮教了我

考上高中，因為離家遠，我賃居在學校附近。為了分擔這些多出來的開銷，我開始打工。

華燈初上，夜晚的市集與群星較勁似的，爭相綻放她們最亮的光芒。此起彼

落的叫賣聲絲毫不將車道上競速的汽車放在眼裡，彷彿是要將這地喊出一條深谷。香味四溢，也許是那間滷味的辣，或是那間飲料店的甜，不同的氣味刺激著湧動的味蕾。

我們的攤位也是如此，排隊、打卡絡繹不絕。因為忙碌，還是新手的我常常犯錯，每一次都讓我心情十分低落，前輩有些生氣的言語重重拍打我的胸口，那份緊張與難過使我更加手足無措，甚至犯下更離譜的失誤。

我試圖冷靜，但頭腦還是動不動就打結，雙手有時還會止不住發抖。下班後，才意識到自己渾身僵硬。

走在漸次熄燈的城市巷弄，心終於承受不住壓力，鼻頭一酸，眼前便迷濛了。為了不讓淚水氾濫，我抬起頭。

然後，就發現了月亮。

銀鉤似側立著，隱隱可以看出黑暗中的部分。初一的時候，我看不見它，但隨著時間流水般向前，漆黑的夜空中，那金黃的圓逐漸成形。我好像看到稚嫩的自己，仍有許多不足，可隨著撕下一張張日曆的啪嚓聲，我也逐漸成長，如月亮漸漸盈了圓。

月亮教了我，也許一開始我們並不完美，仍有許多的缺陷，但在月升日落的光暈中，我們也在充實自己，在為自己的圓填上金黃，我們不需要氣餒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明天一定會更好，只要我們還在努力，生命的月終有一天會豐盈。